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啼笑皆非·日暮穷途

冯玉奇◎著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馮玉奇卷
小說典藏文庫·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馮玉奇卷
中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馮玉奇卷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啼笑皆非·日暮穷途

冯玉奇◎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啼笑皆非·日暮穷途 / 冯玉奇著. — 北京: 中国
文史出版社, 2018. 3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ISBN 978 - 7 - 5205 - 0052 - 4

I. ①啼… II. ①冯…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10339 号

点 校: 清寒树 旷 野
责任编辑: 蔡晓欧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21 字数: 221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2.8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啼笑皆非

第一回	割股疗亲返魂终乏术	3
第二回	牺牲色相除奸又诛敌	19
第三回	劫后余生秋风落叶化尘烟	38
第四回	恨海渺茫春申江畔泣残红	52
第五回	管弦声中娇娃遇财神	69
第六回	狮吼河东金屋留泪痕	87
第七回	舞罢归来夜深险遭劫	105
第八回	落花有主相逢今已迟	123
第九回	不堪回首前尘等一梦	147
第十回	啼笑皆非媳妇是亲娘	164

日暮途穷

第一回	忧心煎煎慰卿良深	179
-----	----------------	-----

第二回	乱石叠叠救我恩重	193
第三回	意外惊艳倾心欲订交	206
第四回	有色无香泪滴断肠花	219
第五回	一筹莫展山穷又水尽	234
第六回	四面楚歌绝路五君子	248
第七回	一跃成暴富形迹可疑	261
第八回	寻子来海上杳如黄鹤	274
第九回	破血案巧使美人计	286
第十回	杀人犯终难逃法网	300
附 录	从鸳鸯蝴蝶派谈到冯玉奇小说	裴效维 311

啼笑皆非

啼笑皆非

第一回

割股疗亲返魂终乏术

今夜的月色是分外的明亮，悬挂在蔚蓝的天空中好像一面铜盆般光圆得可爱。她象征着一个二八女郎的面庞，冰清玉洁地显出一股子妩媚的风韵。院子里四周是静悄悄的，在那边假山旁这两株高大银杏树下，有一缕丝丝袅袅的香烟飘飞上来，这就见地下有一个年约十六七岁的姑娘，跪在地上闭了眼睛，合十了双手，好像是虔诚地祝告上苍的样子。她的身旁还放了一只饭碗并一把剪刀，显然那姑娘在预备着割股疗亲的一番孝心。那姑娘在念念有词了一会儿之后，忽然把自己的衣袖撩起，露出那一条雪白粉嫩的玉臂，然后用小嘴把玉臂上的白肉咬起，一手把剪刀就这样不管痛痒地剪下一块肉来，待把那块肉放到碗内的时候，她已经是痛得昏厥在地上了。

就在这个时候，院子门的外面匆匆地走进一个年约二十许的少年来，他一见那姑娘跌在地上，心中不免大吃了一惊，急忙奔到她的身旁，一面把她扶起，一面抱在自己的怀里，忍不住低低地唤道：

“雪影，雪影，你怎么啦？你怎么啦？”

雪影虽然是痛得发昏，但是她心里还非常清楚，听了这急促的唤声，遂微睁星眸，向他望了一眼。一见是自己的同学谢凝远，这就微红了两颊，竭力熬住了痛苦，低低地说道：

“凝远，我爸爸病得实在很厉害，医生都说没法再救治了，所以我在万不得已之下，只好来一个最后的救治。对不起！你快把这只碗儿给我拿进去，交给我母亲，马上煎了汤给爸爸吃吧！”

凝远见碗内有一块鲜血淋漓的肉，似乎还在微微地跳动，一时觉得雪影真是一个贤孝的女儿，心中也不免代为她疼痛了一阵子，于是接过了这只碗儿，再也顾不得雪影，匆匆地拿进房中去了。他一脚跨进房门，就见雪影的母亲坐在床边暗暗地流泪。因为恐怕惊动了雪影的爸爸，于是他便轻轻地咳嗽了一声。钟夫人听了咳嗽，回头向后望了一眼。凝远对她招了招手，钟夫人见他手中有一只碗，便悄悄地走了过来仔细看仔细。凝远低低地说道：

“师母，这是雪影的一片孝心，你老人家快去煎了汤给老师喝下了，也许他的病体会轻松一点儿的。”

“啊！这孩子真有一股子孝心吗？”

钟夫人接过碗中鲜血淋漓一块肉之后，她是感到意想不到的惊喜，心中不由得一阵子肉疼，她忍不住已经落下几点晶莹的眼泪来了。雪影的爸爸钟静江，虽然在神志昏迷之下，但是他的听觉还十分灵敏，于是他忍不住低低地问道：

“梨云，你和谁在说话呀？”

“哦，是凝远来了，他找雪影有一点儿事情要谈。”

钟夫人一面回答，一面向凝远努了努嘴，她便急急地自管到

厨下去了。这里凝远走到床边来，在暗淡的油灯光芒之下，瞧到静江枯黄的面庞，至少是包含了一点儿凄凉的意态，遂柔声地叫道：

“老师，你身体好些了吗？”

静江好像自知不起的样子，把头微微地一摇，伸了那条骨瘦如柴的手臂，在床沿边轻轻地一拍，这是叫他坐下的意思。凝远不忍拂他一片亲热的盛情，遂在床边坐下了。静江方才叹了一口气，说道：

“凝远，多谢你常常来看望我，我心中是十分感激。但是我这个病，恐怕虽有卢扁之医，亦难收回春之效。所以自知不起，危在旦夕。虽然人生百年，如白驹过隙，早死迟死，也无非是时间问题。不过像我年未四十，竟不幸中途夭折，抛下了寡妇孤女，姑且勿论，但我身上尚有未了之事业与责任，惜无一儿继吾之志，言念及此，曷胜痛惜！”

静江说到这里，心中一阵悲酸，不禁泪如泉涌。凝远听了也不禁为之黯然垂泪，遂哽咽地安慰道：

“老师，你不要说这样令人痛伤的话，岂不是叫人听了难过。常言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那么偶染微恙，这也是常有的事。只需静养，明天自然渐渐而愈，所以请老师宽为自慰，请勿过分忧虑，恐怕有增病体，诚非良事。”

静江摇头唯有苦笑而已。过了一会儿，向凝远默视良久，徐徐问道：

“凝远，我知道你是一个有思想的好孩子，在这三百多个学生中，我平日最看重你，因为你不但品学兼优，且富有外才，胆

大心细，而更有毅力，所以我在临死之前，向你问一句话，你看校中哪一个先生可以继吾之志而任校长？”

“老师，这件事情太重大了，学生年幼无知，不敢有所参加意见。想老师首创母校至今已有二十年，校中教师谁有才干，恐怕也早洞悉之中了，所以还请老师自己定夺才好。”

凝远因为自己和校长的接近这是全校的师生都知道的，而校长先生的宗旨，目的在于普及教育而扩展乡间知识，栽培一班青年子弟，所以校长先生之创办学校，和号称文化荟萃之区的上海学校里专以营业为着想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他常常说，他死了之后，绝不把这学校当作了自己的私产，只要有为教育而服务终身精神的人才，不论年轻年老，他都愿意把这学校叫他接办下去。所以校中一班教师们个个都想担任这个校长的职务，曾经向凝远联络感情，叫他在校长先生面前代为鼓吹的也有。凝远对于这些教师表示非常轻视，认为都是教育界中的败类，将来担任了校长，必定要争权夺利，所以置之一笑，也只把他们当作放屁而已。现在想不到校长先生竟问起自己来，所以他摇了摇头，表示不愿参加的意思。静江知道他是不愿多事的意思，遂沉吟了一会儿，假意问道：

“你觉得教务主任朱秉堂先生为人如何？平日对你们学生还算仁爱吗？”

“朱先生为人固属精明能干，但自私心太重，将来恐怕会改变老师创办学校的宗旨，所以老师还得加以郑重考虑。”

凝远觉得箭在弦上，假使自己不发的话，那么将来老师在九泉之下会感到终身的遗恨，所以他是万不得已而加以评语。其实

静江是个胸有城府的人，他的脑子比任何人都要清楚万分的。静江之所以向他举一个例子来问，也无非试试凝远的眼光好不好、准不准，今听他这样回答，一时不由得微微地一笑，遂又问道：

“那么国文教师黄正明先生，大概总可以堪任斯职了吧？”

“黄先生年老力衰，虽然为人正直，但办事不够魄力，且两耳甚软，恐怕易受小人播弄，故我认为也不是个恰当的人才。”

凝远摇了摇头，他是毫不徇情地照相直谈。静江点了点头，说道：

“你所说的都很合着我的意思，想我创办这个学校，从小学而到中学，二十年来，煞费苦心，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为了教育，把我全部的天地产业都化为乌有，所得到的结晶是每年培植出来的青年子弟，他们都有了很纯正的思想、很广博的才学，他们一批一批地运送到社会上去，使社会改善得更完美更幸福，这我总算是替国家尽了一部分的责任。但我今年刚只三十九岁，谁知人生的旅程已经是走到了尽头，虽然我还想再把我的责任尽下去，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我是一个垂死之人了。不过我总不愿把自己一手创办的学校，轻易地去托付任何一个人，所以我的心中当然有一个深切的考虑，你今年已经二十岁了，这学期在高中可以毕业，假使像我在十九岁那年就担任了小学的校长，那么你做校长恐怕已有两年的历史了吧。在这里我觉得自己少不得也有一点儿私心，因为我死之后，妻女年事尚轻，倘若无人照顾，将来说不定有冻馁之虞，故而我不得不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想你和雪影平日感情颇为莫逆，你是一个有学问才干的青年，雪影虽不能与你相提并论，但为人尚称贤淑，所以我

的意思，请你继我未了之志，负起普及教育的责任来，把我这心血结晶的学校接办下去。同时我雪影母女两人也请你多多照顾一下，这样我虽然死于九泉之下，心里也是十二分安慰的了。”

静江一口气地说到这里，他已经是上气不接下气了，两眼望着凝远的脸儿，似乎很迫切地需要他有个美满的答复。这当然是出乎凝远意料之外的事情，想不到静江会说出这些话来，一时他那颗心儿便忐忑地跳跃起来，微红了两颊，沉吟了一会儿，方才低低地说道：

“老师，承蒙你看得起我，我的心中真有说不出的感激。但是学生才疏学浅，恐怕不堪当此重任，将来有负所望，使学生歉疚终身，使老师遗憾天上，反为不美。故而学生的意思，接办学校是一件事，照顾师母师妹又是一件事，两件事绝不能合在一起谈的。所以前者恐难应命，后者自当尽力，还请老师原有才好。”

凝远说毕，表示非常诚恳的意思。

“这是你谦虚得过分，我觉得你才有大公无私的精神、普及教育的思想。只要你把学生们不当作商场中一班货物那么看待，那就算继我平素之志了。凝远，我的意志已决，请你莫负我望。明天星期日，把校中教员全部请至这里一叙，我自有言语交代他们。”

静江却不管他答应与否，便对他低低地吩咐。他似乎感到十分吃力，闭了眼睛，静静地养神。就在这个时候，钟梨云把煎好的那碗汤搬了进来，走到床边低低地叫道：

“静江，你口渴没有，我烧好了一碗汤，你要不要喝两口？”

静江微微地睁开眼睛点了点头，梨云扶起他的身子，把碗凑

在他的口边给他喝了半碗，梨云劝他喝完了，可是静江倒在枕上，却摇头合眼了。凝远不敢多劳乏他的精神，遂向梨云低声问道：

“师母，雪影在哪里？”

“雪影在她房中，你要不去看看她？”

梨云轻轻地回答。凝远知道雪影割股之后，大概身子有点儿受不住，所以到房中休息去了，一时点了点头，便悄悄地走到雪影的卧房来。只见雪影躺在床上，好像有暗暗啜泣之声，于是柔和地叫道：

“雪影，你不要伤心呀，你自己身子也要保重一点儿吧。”

雪影听了这说话的声音，便停止了哭泣，回转身来，谁知凝远已站在她的床边，这就红了粉脸，回答道：

“凝远，你瞧我爸爸的病体不知还有救吗？”

这句话倒把凝远问住了，暗想：我可不是医生，这似乎叫我难以回答。沉吟了一会儿，方才安慰她说道：

“吉人自有天相，自会病占勿药。照你爸爸年龄而说，正可以在社会上做一点儿事业呢。刚才你妈已给他喝下了这碗汤，我想老天可怜你这一番孝心，大概也不会使你们父女两人有所分离吧。”

“但愿能够这样，真使我谢天谢地了。”

雪影一面说，一面从床上支撑着坐起身子来。凝远连忙去扶住了她，低低地说道：

“雪影，你坐起来干吗？我又不是陌生人，你还是躺下来休息一会儿吧。”

雪影摇了摇头，纤手掠着她的鬓发，说道：

“不要紧，让我靠一会儿也好。凝远你也请坐下。”

凝远于是在床边那张椅子上坐下，两人相对地望了一会儿，却默默地并无一语。良久，凝远方才低低地说道：

“刚才你爸爸对我说了许多的话，我听了心里只觉得有些甜酸苦辣各种不同的滋味，但结果还是非常难过。”

“不知跟你说些什么话？”

雪影凝眸含颦的，有些猜疑的样子。

“你爸爸难道没有和你谈起过这些话吗？”

凝远以为她有些假惺惺作态，遂故意这么地先反问了一句。

“谈起过什么话？我委实并不知道。”

雪影觉得其中多少包含了一点儿神秘的成分，因此粉颊儿浮上了一层桃花的色彩，表示十分认真的样子。

“你爸爸刚才对我说他在十九岁那年就创办了这个民智小学，现在由小学而变成了中学，在他是花费了多少心血和脑汁，所以这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他病得这么沉重，他说自己的生命好像是大海之中一叶扁舟，假使风浪再大一点儿的话，小舟就有倾覆的危险，所以他在还没有覆舟之前，当然需要有一个打算。这似乎使我感到意料之外的，就是你爸爸竟要我去继续他未了的志愿，接办这一个学校。你想我是一个学识浅薄的年轻人，况且还在本校求学，如何能当此重任呢？所以你爸爸虽然是这样地看得起我，我却实在有些担当不起。”

凝远这才向她低低地告诉，说到后面，他有些力不从心的意思。雪影微蹙了眉尖儿，雪白的牙齿微咬着嘴唇皮子，沉吟了一

会儿，说道：

“对于这一件事情，爸爸在昨天也跟我们母女谈起过，他说你虽然年纪很轻，不过却有坚毅的意志、果决的精神，所以他预料你是个栋梁之材。同时我爸爸还有一层意思，你的个性很至诚，受人之托，当然是忠人之事，那么你接办了这所学校之后，对于我们母女两人日后的生活，自然也有很多的照应吧。”

“这个……我假使不接办这所学校，那么照我们两人的交谊而说，大家互相也应该有个照应的义务，所以我以为这些你们是尽可以放心的。”

凝远听她这样说方才知他们已经是都接过头的，于是望着她粉脸十分多情地回答。雪影听他这样说，芳心自然非常地感激，遂把秋波脉脉含情地逗给他一个媚眼，低低地说道：

“话虽这么地说，不过爸爸的意思也很对，因为他创办学校是完全为了普及教育，所以贫苦的子弟都可以免费入校求学，假使这学校给别人接办下去，他们倒辜负了爸爸的宗旨，而当作商业上营业性质，所谓校门八字开，无钱莫进来’。这样叫爸爸魂而有知，岂不是要痛哭流涕了吗？想你是个富有思想的青年，而且平常的性情又是急公好义，这样我们相处在一起，十数年来，也是非常明白，其所以希望你继续爸爸的志愿，也是为了大众教育着想。所以我劝你千万不要推却，最好能够答应了爸爸，这是使我心中也感到一百二十分的感激。”

“雪影，你说得我太好了，叫我心中真有些不好意思。”

凝远被她一劝，心里也有点儿软化了，不过他口里还谦虚地说：“并不是我要推却，实在因为我的年纪这样轻，从来没有经

过重大的责任，恐怕事情办不好，倒反而辜负了你爸爸的重托，所以我是很有些担心。”

“我想这是你过分的考虑，一个人只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我相信无论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得好的。凝远，你不要畏缩，只要你答应下来，也许我可以帮助你做一点儿工作。”

雪影知道他是为了胆小的缘故，遂在旁边鼓舞他的勇气。凝远这才点了点头，表示听从雪影劝告的意思。雪影见他有答应的表示，心中这才欢喜起来，向他妩媚地一笑，说道：

“凝远，我很感谢你，同时我更为一班贫苦的子弟庆幸，因为知道你绝不会是一个利欲熏心的人，当然不会见钱眼开而辜负了我爸爸的原则。”

“雪影，你放心，假使我是一个见钱眼开的人，我还会向你爸爸表示拒绝的意思吗？因为凭我所知道的校中的教员，差不多没有一个不在想担任校长的好位子呢。”

凝远向她低低地表白，态度是十二分的忠诚。

“哦！真的吗？可是爸爸会把这学校叫你接办下去，这倒似乎出于他们意料之外，我想明天要如宣布出来，他们一定会大大地感到失望吧。”

雪影忍不住感到暗暗地好笑。凝远笑道：

“你爸爸叫我明天把校中全体教员都请到家中来，他大概预备说明他的意思了。我想其中最要妒忌的是教务主任朱秉堂先生，因为他还向我请求过，叫我在你爸爸面前鼓吹他，谁知我自己反而抢夺了他，他心中当然要有些怀恨了。”

“你怎么说抢夺了他？这学校根本又不是他一手创办的，其